

論社會發展中
旧質向新質的轉化

格·列姆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化轉化的質新向舊論

格·列·姆·譯
于·北·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內容提要

本書專門探討社會發展中舊質向新質轉化(飞跃)的這一辯證唯物主義問題。作者首先闡述了飞跃的本質，指出飞跃是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是事物矛盾的解決，是事物和現象在進步發展過程中質的上升。其次闡述了飞跃的性質及其形式的多樣性，探討了飞跃中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最後，作者認為在社會發展中飞跃可以分為兩大類：漸進的質的轉化和強力的革命爆發。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中，一切飞跃都是通過漸進的質的轉化而進行的；在政治領域中，一般則是通過革命爆發而進行的，但在某種條件下，也可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進行。本書可供廣大讀者閱讀，也可供哲學研究者參考。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发展中飞跃的本质	1
第一节 論辯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发展的飞跃	1
一 飞跃是量变到質變的轉化.....	7
二 飞跃是事物矛盾的解决.....	20
三 飞跃是事物和現象在进步发展过程中質的上升.....	37
第二节 飞跃与改良	54
第二章 社会发展中飞跃的性质和形式的多样性	74
第一节 社会发展中飞跃的性质和形式	74
第二节 飞跃中的一般和特別(特殊)	81
第三节 外部社会条件对飞跃性质和形式的影响	106
第三章 通过漸进的質变由旧質轉化为新質	127
第一节 漸进質变的基本特点和种类	127
第二节 和平的政治变革的特点	140
第三节 社会經濟和文化发展中質的轉化的特点	158
第四章 通过革命的爆发由旧質轉化为新質	188
結束語	209

第一章 社会发展中飞跃的本质

第一节 論辯証唯物主义地理解 社会发展中的飞跃

辯証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看做是矛盾的量和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微小的、不显著的量变必然准备和引起質变，即引起根本的变革和由旧質态到新質态的飞跃。

形而上学把发展归結为不发生質变的物体在空間的机械移动，归結为事物和現象简单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归結为簡單的重复。形而上学否認質的轉化和作为发展源泉的内部对立面的斗争。

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薩哥拉、德謨克利特在某些永恒不变的原子、“要素”、“原質”純粹量的結合中就已經看到現象之間的区别。在17—18世紀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广泛地流行着一种把一切現象看作是有机界的不同阶段的理論。例如，罗比奈在其著作“自然論”中写道：“石头、橡树、馬虽不是人，但可以把它們看作是比较粗糙的人的类型……在石头和植物中可以找到那些同样存在于人的机体内的对生命說來是最本质的原則。全部区别在于这些特征的組合，器官的數

量、比例、次序和形式。”^① 罗比奈沒有看到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間的原則的、質的差別。按照他的意見，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有机的胚芽。但是这些有机的胚芽来自何处呢？罗比奈断言：“胚芽过去不会自己形成，現在也不会自己形成，它們是造物主的直接創造物。”^②

資產階級思想家或者完全否認自然界和社會中的飞跃，或者曲解飞跃的概念。肤淺的进化論的拥护者把发展理解为完全的进化，理解为不同質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形式的不断序列。他們断言，人們所以沒有看到不同的有机体物种之間的中間形态，是因为它們在生存競爭中似乎都灭絕了。但是，米丘林的學說指出，新的物种是通过量变到質变的轉化而形成的，由一物种到另一物种的轉化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自然界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完全的不間斷性。

在現代的条件下，形而上学地把发展理解为純粹量的过程，是改良主义理論的基础。这种理論否認由資本主义飞跃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宣傳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矛盾妥协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在資本主义內部逐漸成长起来的可能性。

資本主义的辩护人断言，在現代資本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即飞跃已成为不可能，因为資本主义国家似乎已走上“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正处在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間”

① 罗比奈：“自然論”，1935年俄文版，第508頁。

② 同上書，第441頁。

阶段。因而，他們把国家壟斷資本主义当做中間阶段。列寧指出，国家壟斷資本主义也是資本主义，并且在資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它永远也不能成长为社会主义。列寧指出，国家壟斷資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級，从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阶段。”^①只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消灭資本主义生产（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国家壟斷資本主义），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創造条件。

在现代資产阶级哲学和生物学中，把从一种質向另一种質的飞跃式的轉化看作是发展中非决定論表現的理論非常流行。居維叶和弗里茨过去是这一理論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理論”为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所附和，他們認為物种从产生直到死亡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只是由于不可知的和不能制約的爆发、“突变”才突然地发生更替。按照他們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物种形成”只是在所謂“突变潛質”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才能发生。而当这种“突变潛質”消失了，进化似乎就不再繼續，而有生命的物质的死亡也就来临。

近来，在我們苏联的書籍中出現了不少研究自然界和社会中質的轉化、飞跃的規律性的著作。但是，这个問題研究得还不够。

論述飞跃的著作的許多作者，至今仍是仅仅致力于描述飞跃的外部特征、形式，而沒有揭示飞跃的本质。他們把飞跃

① “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9頁。

形式的全部多样性基本上只归結为两类：爆发和逐渐轉化，而忘記爆发式的飞跃和漸进性的質的轉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有不同的差异和种类。其实，弄清飞跃的本质和性质比弄清其形式問題應該得到更多的注意。

以飞跃的具体表現形式来代替其本质和性质，是使飞跃問題庸俗化的流行形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飞跃往往只被理解为爆发。飞跃就是爆发，許多无政府主义理論家、“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馬尔及其追随者就是这样議論的。这些拙劣的理論家認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有机体物种、語言、文化和社会經濟都是通过爆发而发展的。对飞跃的这种理解已得到我們一切科学界輿論的严正的批評。但是，对飞跃的庸俗理解并沒有消除。它的拥护者們只不过是变得“更加謹慎”罢了。例如，我們的一些个别的学者仍然把飞跃理解为爆发，他們認為飞跃不是一切現象而只是某些現象所具有的特征，或者根本否認在爆发不可能非常明显的場合下的一切飞跃。

我們举生物学杂志的几篇文章为例。И·Д·伊万諾夫在“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上大談有机界和无机界中的飞跃。伊万諾夫認為飞跃和漸变一样只是質的轉化的一种形式。他說，盛在非封閉容器中的水是逐渐地变成蒸汽，即沒有飞跃，而盛在封閉容器中的水則是飞跃式地变成蒸汽，即伴随着爆发。^①按照他的意見，旧質到新質的轉化有两种方式：漸进的

^① 參閱：“现代生物学成就”，俄文版，1954年第3期，第870頁。

和飞跃的。伊万諾夫沒有把漸進性当做飞跃的形式，而把漸進性和进化的发展混为一談。他写道：“达尔文主义关于自然界中物种借助过渡形态的产生而进化（漸進的）发展的學說，正确地反映了物种发展的客观过程（当然，这并不排斥产生有机体的飞跃变化的可能性）。”①另一位苏联生物学家H·B·图尔宾認為飞跃只是爆发，从而根本否認有机体物种发展中的飞跃②。

辯証唯物主义坚决地抛弃了一切庸俗的、非科学的、否認自然界和社会中旧質向新質轉化的飞跃性质的理論，并給質变的規律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解釋。辯証唯物主义教导說，飞跃是哲学范畴，表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发生的質的轉化。飞跃是量变向根本質变的轉化。飞跃、即量变到質变的轉化反映內在对立面的斗争。

辯証唯物主义認為飞跃不仅是量变到質变的轉化，而且还是否定旧事物、产生新事物的活动，是否定規律的表现。恩格斯指出，飞跃的多样性是“否定方式”的多样性。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論”的准备著作中写道：“对每个物，每种关系，每种表象來說都有……独特的否定方式。”③

質变是通过否定旧質和确立新質的方式，通过从简单到

① 參閱：“現代生物学成就”，俄文版，1954年第3期，第370—371頁。

② 參閱：“植物学杂志”，俄文版，1952年第6期和“現代生物学成就”。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俄文版，第376頁。

复杂，从低級到高級，从旧东西到新东西的质的上升的方式而发生的。

飞跃是先前的量变准备好了的、从旧質到新質轉化的合乎規律的过程。飞跃通过解决事物、現象矛盾的方式而发生，并反映自然界和社会进步发展的总的趋向。

在这个定义中，提供了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飞跃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稳定的特征；它揭示了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新旧事物之間的繼承性联系、发展的上升路線和內在动量——内在对立面的斗争。

量变到质变的轉化、内在矛盾的解决和进步趋向的表现是飞跃必然的、本质的方面和特征。同时，这些方面不是同样地表現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在无机界的发展中，每一个飞跃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发展鏈条中的质的上升，可是在生物界发展中，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中，除了局部的偏离和“曲折”外，飞跃总是标志着质的上升。在无机界，发展鏈条中的上升所表现的，只是各个飞跃的总的趋向，而对于其中每一个飞跃來說，上升并不是必定的。

飞跃作为認識論的范畴，不是表現質的轉化之具体方式、途径、形式，而是这些轉化之内在本质；是撇开許多具体飞跃的抽象。飞跃不是質的轉化的形式，而是轉化过程本身，不是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而正是这些矛盾的解决，不是“否定的方式”，而正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和向新事物的轉化。因此不能把飞跃的問題归結为飞跃的形式的問題。飞跃有其内在的本质和相应的进行方式。

飞跃是唯物辯証法規律——量变到質变轉化規律、对立面統一和斗争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用的統一。唯物辯証法的不同規律反映的是統一发展過程的不同方面，以自己的作用相互补充，而在飞跃中則表現为作用的总和。

由此可見，在社会发展中，飞跃是三个不可分割方面的統一：

第一，飞跃是量变到根本質变的轉化，是不間断性的中断。

第二，飞跃是事物、現象矛盾的解决，是从旧質及其矛盾向新質及其新的矛盾的轉化。

第三，飞跃是事物和現象在进步发展不間断的鏈条中的質的上升。

上述飞跃的每一个方面只是片面地、不充分地說明了飞跃的特征。因此，只有从上述三方面不可分割的統一的觀点来考察飞跃，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社会发展中飞跃的本质。

我們的任务只是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那些飞跃。

一 飛跃是量变到質变的轉化

事物中，除表明事物現有質态的基础的那些要素和特性以外，經常存在着某些旧的“殘余”和新的萌芽。一切質态都总是同事物中不同质的要素的一定量的相互关系联系着的。

量变并不意味着事物和現象的一切方面、一切組成要素

之簡單總合的、均勻的、按比例的增加或減少。量變是事物和現象的一些方面、要素之逐漸增長與鞏固和另一些方面、要素在現有的質的範圍內逐漸絕對或相對的減弱。所以量變必然準備質的轉化。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增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新的生產力之間的不相適應尖銳到了衝突的地步，社會的一切矛盾都逐漸加強和加深，無產階級的數量在增加、質量在提高，它的階級覺悟在提高，群眾革命鬥爭的經驗和技能在逐漸積累等等，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逐漸而隱蔽地發生變化，其結果是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作好準備。

毛澤東同志說過：“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旦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①

飛躍之得以發生，必然是事物中具有一定的力量對比。這種對比只有在事物和現象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能形成。例如：有機體的生命是在有機體內所發生的創造和破壞的兩個對立過程的統一。當破壞力量占優勢的時候，有機體就要死亡。有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1頁。

机体在“老年期”必然达到这种力量对比。在“老年期”，有机体的死亡是由于有机体内量变的增长而产生的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现象。但在有机体的早年，即在“青年期”，死亡不是必然的现象，而是过早的、偶然的现象。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壟斷資本主义阶段，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极端尖銳化，資产阶级变得更加反动，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降組織起来，具备了社会主义意識并领导一切先进的、进步的社会力量为反对資本主义压迫而斗争，这时，作为社会經濟形态的資本主义之被否定，就成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了。在壟斷前的資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之間是另一种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个别的国家范围内实际推翻資本主义，那是非常困难和不可能的。

在壟斷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阶级——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質态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地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中取得胜利，就成为完全可能的了。

向新質的轉化不是包含在旧事物内部的新質胚芽的簡單的数量增长。这些要素虽然形成新質的萌芽，但在旧事物中，仍旧是旧事物的部分和結構。沒有“純粹的”質，沒有“純粹的”資本主义，沒有“純粹的”社会主义。所謂过去的“殘余”、未来的萌芽和現有的基础同时构成了該事物的不同方面和部分。在事物質的轉化中沒有一个要素留下而不变化：过去的“殘余”和現有的基础在向新質轉化过程中或者消灭了，或者作为新事物中旧的“殘余”而部分地保留下來；而孕育在旧事物中

“未来的”萌芽则发展和转化为新事物，因而，也就获得了新质特性。

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某些要素。但这种经济成分不能完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封建主义内部不能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封建关系被消灭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通过在封建社会中已完备的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要素的简单的数量增长而实现的。在封建主义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但不是资本主义形态。只有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才能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和带有相应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就是发展为资本主义形态。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这种情况同样也会发生。资本主义社会里，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以外，在经济、思想意识和其他生活领域中，都还常常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某些“残余”。同时也产生一些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所有这些就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组成它的结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企业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它们还要作为新事物中的旧的“残余”而保留很久，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完全另一种样子的地位和另一种样子的质的特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国家政权的限制和监督并逐渐被社会主义经济部门所排挤。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其他规律都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起作用了。这些规律都按

着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它們的作用範圍已被限制。只允許資本主義企业在对社会主义建設有利的範圍內存在。其它的經濟成分：小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和国家资本主义經濟也都获得了完全新的質的特性。

虽然表面上剩下的还是那些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沒有地主和壟斷资产阶级），但阶级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变化。不同的阶级对基本生产資料的关系，它們在社会生产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不論在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在經濟生活中，资产阶级已不再占統治地位了。资本家不再是生产的主要組織者和领导者了，他們得到的已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潤，也不是超额利潤，而只是工人的国家所允許給他們的利潤。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會里，資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就是这样。

事物和現象向新質态轉化时，它們内部的量变并沒有停止。在一切事物中：不論是旧的还是新的，量变都是不间断地进行着。

新事物的产生不是經常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大量的量的根据。新事物的誕生常常引起絕對的量的根据之减少。例如，又重又大的幼蛾会变成不漂亮的蝴蝶，巨大的植物会結出一些小的果实。

許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只看到中世紀的“倒退”、“相反的飞跃”、从古代已达到的生产和文明水平上的后退，其基本錯誤就在于他們是形而上学地、单纯从量的观点去理解这个时

期。的确，中世纪初期，生产发展中量的标志比起奴隶制的罗马繁荣时期是低的，有造诣的人和文化机关也很少。形而上学的量的解释使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能认清这个过程的本质，正是这种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才标志着社会在所有“量的减少”的情况下质的上升和社会的更高阶段，即所谓封建主义。

在对抗性社会的条件下，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是同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某些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刚刚从旧社会内部产生的和在激烈的斗争苦难中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在它诞生的初期比起从前的社会往往有着较低的量的标志。这就给反动的思想家们一个借口，断言文明毁灭了、社会倒退了和相反的飞跃等等。苏联在其诞生的头几年里，无论是同西方国家还是同从前的沙皇俄国比较起来，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上是有着很低的量的标志的。但是，尽管遭到了一些损失，社会主义的“苏联”仍然迅速地消灭了从前的落后性，保证了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巨大高涨。

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的思想家们伪造一些量的根据，力图歪曲1956年匈牙利10月事件的性质。这次事件在他们看来是一次革命，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历史事件的性质不仅决定于事件的阶级成分和哪个阶级的代表在事件中占了大多数。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充满进步要求的群众自发运动被反动阶级的代表利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群众，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性

質并不决定于劳动群众的参加，而决定于反动分子的领导作用和事件所导致的客观后果。要理解 1956 年匈牙利 10 月事件，首先需要弄清楚是誰领导这一事件，这一事件是符合誰的阶级利益和这一事件带来了什么样的客观后果。引起和利用匈牙利这一自发运动的，是那些在运动中夺取了领导权、把运动转向反对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企图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說，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由此可見，和片面地、从量的观点解釋自然界現象一样，片面地、从量的观点解釋社会生活現象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量变和質变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根本不允許形而上学地、从量的观点来解釋。

要使新質形成，除一定的量变外，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沒有这些条件，新質就不能形成，而飞跃也就不能完成。例如，在真空中就不能发生燃燒过程。同样在資本主义的制度下，任何合作化都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經濟。

質变对外部条件的依赖，还表現在外部条件的变化必須要求有另外一些为了全面飞跃而必需的量的对比。例如，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要在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进行。同样，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來說也不是必需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壟斷資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工业生产水平比較低、无产阶级也沒有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比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

量变創造了由旧質向新質轉化的可能性。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种可能性才能实现。